大明紀
光宗貞皇帝
熹宗哲皇帝
毅宗烈皇帝 上

續史略

五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五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謏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泰昌元年 光宗未及改元而崩熹宗即位始分七月以前屬萬曆八月以後爲泰昌以存光宗之統 秋八月罷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人又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榷稅及新增織造皆以遺詔行之史繼偕沈㴶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相繼入閣又名葉向高爲首輔上年十三

始出閣講讀修撰焦竑請賜問難久之無所問竑曰陛下得無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耻下問願以爲法上稱善而已竑乃先擧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爲問上曰此卽天命之謂性也未幾又撤講者十餘年羣臣屢以爲言神宗終不肯令接臣僚也

○上有疾初鄭貴妃侍神宗疾居乾淸宮及上嗣位未移懼上以福王事啣已(原註 福王貴妃所出也貴妃嘗寵幸圖易儲也)進珠玉美姬噉上知李選侍(原註 宮官名)後最有寵因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上力疾御門趣擧冊

封禮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得寢
貴妃封太后葢有遺旨云如游言義所不可則遵
命非孝遵禮爲孝不報
時喧傳貴妃使内侍崔文昇進藥上由此委頓外戚
王郭二家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王氏帝生母家郭氏則后家也郭氏爲太子妃先薨追封后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尚書周
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養性貴妃恐即移居
上服文昇藥泄利大作一日三四十起漣上疏言
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
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

名奈何置此賊臣於肘腋間哉因請停鄭妃封后
之命上召大臣并及漣衆謂漣忤旨必廷杖方從
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則死耳漣何罪及入上
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
其後再召大臣皆及漣以七品官預顧命古未嘗
有也
○九月上疾甚召見諸臣命封選侍爲貴妃選侍趣
皇長子出曰欲封后上不應羣臣愕眙上問鴻臚官
進藥者安在方從哲曰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
信上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

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上崩皇長子立是為熹宗皇
帝
壽三十九明年九月葬慶陵 **史臣**曰光宗潛德久
彰海內屬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三案搆爭黨
禍益熾可哀也夫 **謹按** 萬曆之季天下事已不可
為矣而數月之間大變繼作主弱人疑內外交訌
譬猶大廈將摧棟橈桷朽而加之以疾風甚雨也
嗚呼殆天之欲廢明室也夫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五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六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熹宗哲皇帝 諱由校（原註 母王才人）光宗崩李選侍與宦者魏進忠謀挾皇長子以自重群臣入臨爲閹人所格楊漣厲聲責入臨劉一燝（原註 閣臣）詰皇長子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原註 東宮伴讀）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追及請還漣呵退挾升輦至文華殿卽位

漣責閹人曰皇帝已晏駕若曹不聽羣臣入意欲何爲閹者遂却及皇長子出一燝奉左手英國公張惟賢奉右手内豎有大呼曰汝等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漣呵曰四海九州皆殿下臣子復將畏何人耶至文華殿先即東宮位有請卽日登極者曰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晩舍殮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時選侍居乾清宮一燝請皇長子暫居慈慶明日周嘉謨左光斗俱上牋請選侍移宮光斗言内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

居之殿下春秋十六齡矣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矣選侍大怒使名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選侍又使名皇長子漣遇内竪正色曰殿下今爲皇帝若曹安得召於是選侍以光宗崩之五日己卯移噦鸞宮而上以翌日庚辰卽位還乾清宮時閣臣皆在籍未至惟方從哲與一燝及韓爌在而從哲徘徊顧望一燝嘉謨漣光斗四人力持大議漣尤奮然自任數日間鬚髮盡白上亦數稱忠臣而移宮之案由是起閹

按李選侍在光宗時雖怙寵驕恣光宗旣崩則不過一無子宮嬪耳內無呂武挾持之勢外無奚卓傾奪之嫌藉欲有異圖亦何所能爲哉而楊左諸君子疾聲厲氣皇皇欲存亾安危薄于呼吸者然此其所以來異日讒賊之口也雖然諸君子以天子長成不可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其義甚正其辭甚直謂其慮患太過則可矣被之以貪功徼權之名豈不誣哉○追尊母王才人爲皇太后

一燝等引安共事安亦傾心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illegible]上將登極李選侍猶不欲移宮閣臣等立宮門促之始移噦

豎輩盜內府金寶下法司乃懼悲語言上薄待先妃嬪致選侍自裁御史賈繼春言先帝玉體未寒子能保三姬上諭羣臣曰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伺朕與聖母舊侍言輒捕去外廷豈知朕之苦衷哉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妹以遵皇考之意遂責繼春削籍後魏忠賢擅權加封選侍康妃

選侍既移宮楊漣謂諸大臣曰選侍不移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又當有以安選侍未幾諸閹果為流言繼春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首導以逼逐庶母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又謂選侍雖經皇八妹入井漣及左光斗皆上疏辨之光斗又言移宮以後空存大體捐小過不可

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及上宣諭繼春又上疏自明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剪落語觸王安怒將重譴御史高弘圖張慎言等交章論救周嘉謨與光斗亦請宥之皆不從及魏忠賢得志繼春爲其所引乃極言漣光斗不道無人臣禮且請亟修三朝要典遂爲忠賢黨安初爲光宗伴讀光宗卽位勸行惠政起用諸直臣鄒元標等中外翕然稱賢及移宮又專賴其力一爆漣等深倚信之當是時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皆安力也忌漣者騰蜚語謂漣陰結安圖封拜漣不勝憤遂抗章出城去時

上諭羣臣至曰還待朕仇也後主康妃一一反前上
蓋前旨出於安後旨出於忠賢上皆未嘗知也謹
按王安雖賢亦閹宦耳以廷臣而與閹宦共事中
才自好者之所著言也而諸君子且甘爲之豈不
曰圖其大者不暇顧其細哉明自中葉已來上下
否隔且百餘年矣忠志之士欲爲宗社計非有爲
之內者固亦無以效其力也雖然使無安於移宮
御極之初熹宗固未必遽危也及夫忠賢得志而
善類之禍愈往愈烈也則未嘗不以安藉口向所
謂圖其大者豈不適所以趣其敗哉古之聖賢以

身殉道寧殺其身無所成功而終不肯枉尺以直尋嗚呼其知之矣

○賜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奉聖夫人 原註 進忠改名忠賢

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陵功御史王心一言梓宮未殯先念保母之香火陵功未成強入閹侍之勤勞忤旨貶官御史畢周佐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劉一燝韓爌亦力言之皆不從

○謫李可灼戍邊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尋以御史王安舜言改奪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崔文昇

罪從哲又擬旨令司禮監察處於是言者交劾從
哲徇庇而給事中惠世揚論從哲獨相七年妨賢
病國有十罪三可殺至天啓二年禮部尚書孫愼
行引春秋許世子止事直斥從哲為弑逆下廷臣
議韓爌及吏部尚書張問達等皆言可灼診視時
先帝疾已大漸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弑逆二字
何可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以藥嘗試罪不容誅而
從哲反加賞賚宜削從哲官階為法任咎文昇進
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皆宜顯戮以洩公憤於
是戍可灼放文昇南京而從哲獨不罪未幾魏忠

贊用事盡反其案有可灼文昇而謫戍愼行此所謂紅丸之案也萬曆之末從哲獨秉國成無一言救楊鎬之出師也用給事中趙興邦言一日三趣戰竟以大敗又用姚宗文齮齕廷弼以去遂失遼陽議者以從哲爲罪首云明年孫如游爲言者所劾乞休去其冬葉向高始至

谷應泰曰光宗之疾無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却可灼亦難免於必死蓋文昇之調護在初而可灼之援救已劇也爲政府者援憲宗擲泌之事純皇孝孜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

灼蒙賚掩罪爲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猶永錮而宮車晏駕銀幣蚤膺執筆者不學無術甚矣容諸臣之起而攻之也至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天啓元年遼陽有數日并出○後金陷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等死之原註巡按張銓副使何廷魁副將戚金總兵賀世賢先是罷熊廷弼以應泰代之時蒙古大饑多納降乞食應泰使處於瀋遼間至是虜兵至降虜內應城陷應泰守遼陽遼陽又陷遂佩劍印自縊

後金者滿洲號也廷弼身長七尺善左右射有膽
畧而性剛負氣好嫚罵不爲人下以故人不甚附
旣爲浙黨姚宗文等所攻而爲御史時又嘗與東
林相忤附東林者亦攻之廷弼不勝憤屢上疏言
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虜以氷雪稍緩則
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
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復閧然責戰疆場
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
一不從輒怫然怒求給事中朱童蒙往勘還言臣
入遼時士民垂泣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

留熊廷弼竟去應泰精敏彊毅所在著績而用兵
非所長及至遼所請兵食器械將吏朝廷多不應
應泰疏言求者愈急而搶地呼天應者愈緩而視
陰蔽者不知諸臣亦念及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辭
極哀切而時方爭黨事急未暇恤也及城陷應泰
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銓
不從及被執銓引頸待刃虜釋之乃具衣冠向闕
拜又遙拜其父母而後自經應泰婦弟姚居秀及
僕唐世明皆從應泰死廷魁妾及婢僕從死者八
人僉事崔儒秀同知陳輔堯段展都司徐國全皆

自殺銓字宇衡山西沁水人也初朝廷方趣楊鎬
戰銓以御史上言突騎野戰虜所長我所短以短
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又言加賦選丁
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且力薦廷弼及
按遼東力爭納降非策曰禍始此矣後皆如其言
銓謚忠烈廷魁謚忠愍銓父一五典以大理卿家居
度海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為堡其後流賊大至銓
妻霍氏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時
名其堡曰夫人城銓子道濬以蔭至都指揮僉事
後屢以家丁擊流賊有功且傾家貲以餉軍時以

其嘗交閹黨故抑之反得罪戍邊時世賢與總兵尤世功等死瀋陽金與總兵陳策童仲揆游擊周敦吉參將張名世等以赴援戰死世賢故塞外人嘗數力戰有功或傳其爲虜內應既降而後見殺及清人入中國作史言世賢誓死慷慨揮鐵鞭左右馳突殺數人而後死其誣乃自援兵之潰也惟石砫土官秦邦屏所將蜀兵皆殊死戰不退所殺傷甚多久之援絕邦屏亦死之都司張神武以二百四十餘人疾馳向遼陽或曰遼陽殘矣曰吾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敵乎曰不能則死耳竟至

遼陽死之於是遼東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後金京師大震而朝臣植黨攻訐者日益甚刑部侍郎鄒元標謂人曰方今上在冲歲寇在門庭吾輩奈何復從室內起戈矛耶乃上疏曰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矣優詔褒納然積習已成不能改也

○魏忠賢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忠賢狠戾不知書以王體乾李永貞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

白忠賢議可否上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每引繩削
墨忠賢輒奏事上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
忠賢遂得擅威福
忠賢本安名下也安爲人踈直竟爲其所陷忠賢
尚猶豫未忍殺也客氏曰爾我孰如西李而欲遺
患耶西李者選侍也忠賢乃嗾給事中霍維華劾
安充南海子淨軍竟使其黨潛殺之時忠賢雖以
交遥客氏得掌司禮監猶未及公肆威福也惟維
華首附之兵部侍郎陳邦瞻給事中侯震暘御史
周宗建等皆疏論客氏猶未及忠賢也惟禮部主

事劉宗周首劾之言將指鹿爲馬旣而宗建及刑部尚書王紀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蕭朝薦等相繼論之紀等皆得譴去忠賢勢遂漸張矣體乾永貞皆閹人也

壬戌

○二年後金取西平堡巡撫王化貞素與熊廷弼不和廷弼欲俟兵力之集而進攻化貞欲速戰以爲一舉可平兵部內閣皆私賛化貞而沮廷弼至是化貞遣兵出關大敗單騎奔還見廷弼哭廷弼微笑曰一擧蕩平如何並逮廷弼化貞下獄論死

瀋陽之陷也御史江秉謙言廷弼出而遼存廷弼

去而遼危論廷弼者寧甘心以遼陽與虜必不肯
釋胷中之畛域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
上令羣臣會議廷弼當用與否未决而遼陽又陷
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絶劉一燝曰使
廷弼在當不至此於是名廷弼以兵部尚書駐山
海關經略遼東而以化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
寧化貞當遼陽之陷獨以孱卒千人守廣寧激勵
士民人心稍定朝廷方倚以為重然化貞實不知
兵廷弼既至議多與化貞不合兵部尚書張鶴鳴
素不悅廷弼力主化貞葉向高化貞座主也亦頗

右之廷弼方建三方布置策又聯絡朝鮮召募山東礦徒以徐圖牽制三方者廣寧天津登萊也朝議方從之而化貞聞毛文龍取鎭江遽以大捷奏且言虜已棄遼陽不守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又欲倚蒙古爲援鶴鳴亟言時不可失趣廷弼出關廷弼不得已進次右屯時化貞有兵十四萬而廷弼無一卒廷弼所奏請鶴鳴皆抑不行文龍者援遼都司也遼瀋之敗沿海居民多奔竄文龍頗招集之據皮島在登萊大海中與朝鮮隣亦謂之東江文龍多殺掠朝鮮民剃其頭謂之虜兵以增首級

朝廷不知也廷弼上疏詆文龍朝士益疑廷弼媢功彈劾者紛起廷弼屢抗疏語頗憤激至曰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借撫臣以相困於是以經撫不和詔廷臣集議或請移廷弼專任化貞或請令化貞毋受廷弼節制秉謙又言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萬一不勝又將何以爲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陛下既命廷弼節制三方而乃令

一從化貞不得措手足當此東寇西擾之際能堪幾番會議哉又曰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意蓋指向高也餘惟周宗建何喬遠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雜然不決而西平已被圍矣先是化貞五出師皆無功而還至是又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弼欲用重兵護廣寧化貞反盡撤廣寧兵救西平及西平陷守將羅一貫死之總兵劉渠祁秉忠以赴援戰死訛言寇已薄廣寧城中大亂化貞棄城走廷弼時次閭陽亦盡焚積聚護潰民入關後金兵乘勝

逐北二百里無所得食乃還於是京師大震廷弼化貞並下獄廷弼初嘗忤東林及當論罪給事中周朝瑞請令帶罪自効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等上讞詞徵露矜惜意刑部員外郎顧大章亦欲寬廷弼四人皆東林也及魏忠賢專政又有憾於廷弼遂假廷弼獄以傾東林於是廷弼與楊漣左光斗等同死而化貞至崇禎中亦伏法忠賢既誅工部主事徐爾一上言化貞之敗廷弼無一事不力爭無一事不奇中化貞兵十三萬與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兵止五千人不同潰

足矣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同潰但收兵扼河陽橋亦未嘗再往鄴城坐待思明縛去也廷弼罪安在大學士韓爌又言戊申己酉間廷弼早以遼患為慮大聲疾呼人莫為應十年而驗若左券自遼事以來誆官營私者何算而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耿耿剛腸猶未盡泯此其罪亦有可言者矣詔許其歸葬而已廷弼字飛百湖廣江夏人也【謹按】是書以簡約為主而於熊廷

獨袁崇煥之事記之特詳以明祚之所由亡在是也嗟乎天啓之初亦羣賢彙進之時也然一時士大夫盈廷交口未有不罪廷弼者嗟乎廷弼亦何罪哉無一事不先言無一言不奇中以此為罪罪一矣全師于覆敗之餘摺寇于交綏之前以此為罪罪二矣行行自任不甘仰人之鼻息悻悻自辨不能刓方為渾圜以此為罪罪三矣以負氣為罪也賀講之岳飛可誅以不死為罪也街亭之諸葛含媿天下寧有是耶嗟乎廷弼之所以死則有之矣其始也與楚黨攻東林其再起也則復與楚黨

者忤天下之攻東林者無不結閹人爲援而廷弼又無是也嗟乎廷弼亦安得而不死哉雖然使廷弼用高邦佐之計以一身屹然保障於寧遠錦右之間不濟則以死繼之尤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方化貞廷弼之入關也遼東西四十餘城望風皆一空惟分守參政高邦佐留松山爲書訣其母西向拜闕解印綬自經死右參政顧願亦自經于海州御史方震孺方自請犒師在前屯聞敗將祖大壽在覺華島曰虜方四出搜糧祖將軍在島有兵十餘萬米豆二十餘萬虜若得之以攻關豈有

幸哉乃航海見大壽攜以歸獲軍民輜重無數鄭
元標曰方御史保全山海社稷功也曷爲忠賢黨
所劾下獄幾死後至右僉都御史先是震孺嘗上
疏言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而宇內蕭然漸不
如前者惟天下之貪吏多耳長吏則曰吾以備朝
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方面則歲節有獻生辰
有賀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蕭然而來滿載而
去其所載者皆窮白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者耳幸
而發於撫按之白簡則輒曰甲科可惜曰未路可
新其彈治之極者止于罷職爲民攜有餘之金錢

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間有二三清苦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使銅山金穴之子相率而笑其計拙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夫以皇祖初政之嚴明積漸所致猶化爲賄賂之世界况今人情因循法紀懈弛而一以寬裕從事竊恐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矣又極言黨議之害曰時事有過當已甚者有以激發其不平而議論於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漸回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

厚實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於是人心不平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可爲三嘆但使宰相以進賢黜奸爲主而是非毁譽置之度外銓衡以愛惜人才爲心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哉時皆不能用

○魏忠賢勸上選武閹鍊火器閱武於禁中又日爲倡優聲伎射獵羣臣疏諫皆不聽

其後内操漸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礮聲喧震内外沈漼嘗以翰林教内竪書魏忠賢其弟子也及

入閣自言募鄉里勇士請隸錦衣衛忠賢等方舉内操大喜周朝瑞等劾漼陽託募兵陰結通内王紀至比之蔡京漼與紀遂交相劾紀削籍漼亦引去未幾卒萬曆中西洋利瑪竇倡天主教於南京士大夫多從之漼獨言南都陪京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亦頗稱之先是劉一燝已為忠賢黨所劾去孫承宗入閣未幾以東閣太學士兵部尚書督師山海關至明年春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入閣秉謙廣微皆忠賢黨也一燝後謚文端

○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書院於京師相與講學給

事中朱童蒙郭允厚等劾以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
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諫乃
解郭興始等復力攻比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皆罷
歸

當萬曆中元標再以直言獲罪名聲重天下凡疏
薦遺佚者無不以元標為首雖于仁嘗言陛下知
元標賢而不用以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
右也獨不思其不便於左右而深有利於宗社哉
其推重如此及是時為左都御史持論頗務和易
或譏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非大利害當護

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尤惡朋黨不與人較得失賊攻東林者猶忌之從吾亦萬曆中諫臣也時爲左副都御史與元標同建首善書院每公暇與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元標從吾已去羣小悉焚其典籍棄先師木主于路隅至崇禎中西洋人湯若望修曆于其中今遂爲天主堂云○山東妖賊者鉅野徐鴻儒也以白蓮教惑衆聚徒是歲夏起兵陷鄆城及鄒滕嶧諸縣知滕縣姬文允視事纔三日城破以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登堂自經死顯照守務亦罵賊死鄒縣人五經博士孟

承光被執不屈死賊攻曲阜知縣孔聞禮師民兵
居守賊不能克而去聞禮先聖裔承光亞聖後文
允蕃閻裔也鴻儒反七月冦至數萬山東巡撫趙
彥討平之前年秋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反圍成
都是歲春貴州土司安邦彥反圍貴陽皆破陷州
縣勢大熾興文知縣張振德安順推官徐朝綱圍
門殉難振德既死面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刃忿
怒如赴敵狀賊皆大驚羅拜而去永寧舉人胡緝
嘗力言崇明必反當事者不省及亂作以討賊戰
死重慶知府章文炳興文教諭劉希文長寧主簿徐大禮知巴縣段高選知瀘縣左重南溪知縣

王禎桐梓知縣洪維翰典史黃啟鳴郫縣訓導楊士遵義推官馮鳳雛司獄蘇璞威遠經歷袁一脩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昇貴陽同知王昌允龍陽縣丞胡一夔故同知合州董盡倫故參政禾寧李忠臣故通判瀘州高光[illegible]順舉人葛徵昌瀘州監生吳長齡貴州指揮李世勛守備龔萬謨成都指揮翟英韓應泰鎮撫郁聯若百戶張習烏掛指揮管良相龍里訓導劉三異貴陽通判楊以成廣順知州鄧鼎土官金爍吏目胡土統崇明備貴州副使孫克恕皆以罵賊或力戰死之

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全蜀震動四川布政使朱燮元守城百餘日屢擊破之盡復四十餘城貴州巡撫李橒亦守貴陽十餘月糧竭草木敗革皆盡人遂有相啖者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城中戶十餘萬僅存二百人而拒守不遺餘力及巡撫

王三善兵至賊始敗走三善乘勝追擊連戰皆捷後爲賊所執大呼罵賊與監軍副使岳具主事田景猷等皆死之總兵官魯欽屢戰破賊亦竟殉難崇明邦彥至崇禎二年皆爲燮元所破斬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長八尺腹大十圍在蜀中前後十餘年屢戰無不捷而馭蠻以忠信亦未嘗有妄殺也其守成都時有諜言賊將羅象乾欲歸正者燮元即呼至與飲酒酒酣同卧眠又不令脫其佩刀象乾感激誓死報及破賊竟得其力而三善信降賊陳其愚遂爲所害然三善亦倜儻多權略

始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漆山之戰以緋衣峩冠自督戰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吾致身處也將士殊死戰遂大捷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也燮元平四川貴州大盜凡五定郡邑以百數一時戰功無與比而屢以微事被劾幾不免吏議橒既出圍城亦為言者所糾摘不得復任用益明季文吏好以空言齮齕任事者類如此先是御史謝文錦言賊後張而不弛法令弛而不張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有奮挺大呼土潰瓦解之形而且以為鼠竊狗偷不足憂者及鴻儒起始驗

至崇禎中益驗矣

○三年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張裕妃於別宮殺之皇后數刺客魏過失及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上由此乏嗣又掩殺上所寵馮貴人又幽李成妃於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裕妃成妃皆上後宮也以不附客魏故及于禍裕妃時方有娠也皇后張氏性嚴正嘗讀書上適至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宮門有匿名書列忠賢逆狀忠賢疑出后父太康伯國紀欲借以興大獄盡殺東林諸臣因以動搖中宮而幷及皇弟

信王王體乾卑詞忠賢曰上於百事皆憒憒惟于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曹無類矣乃止惟勤國紀回鄉及上崩折忠賢逆謀傳位信王者后力也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葉向高諫之不納自遼左用兵屢加田賦至天啓二年又并增天下畝稅及是又盡括外藏州縣蓄積遂蕩然又遣使募兵前後糜帑數百萬而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或逋為盜奸民竊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

○是歲朝鮮諸臣廢光海君奉 昭敬王孫綾陽君為王是為我 仁祖光海君信讒廢 母妃幽[illegible]

宮又陰與後金通而朝廷皆不知及賊臣李适韓
明璉擧兵反伏誅明璉子潤逃入中國盖譸張爲
誣語中國人往往信之久之誣始白
○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發魏忠賢罪狀魏大
中等七十餘人復交章劾忠賢葉向高翁正春請勒
忠賢閒住皆不聽
忠賢專恣日甚以司禮秉筆兼領東廠用其黨田
爾耕許顯純掌錦衣衛鎭撫司鍛鍊殘酷人鮮有
生出者忠賢嘗往涿州警蹕傳呼威儀擬於乘輿
一切政務皆星夜馳請取忠賢裁可然後下詔違

乃疏列忠賢二十四大罪盡發其矯殺妃嬪動搖中宮狀忠賢大懼趍帝前泣訴客氏爲左右之遂令魏廣微擬旨切責漣而溫諭留忠賢漣始具疏欲早朝面奏會免朝恐久且洩遂上之上命王體乾讀疏體乾盡匿其切要語不讀上懵然不省也忠賢恐漣復劾奏乃遏帝不御朝者數日及朝命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毋得奏事由是漣不得言漣疏始上向高謂檢討繆昌期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聞頗謹愼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大中時爲吏科都

給事中率諸給事言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
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
人臣恐忠賢所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楊漣之疏
陛下且未及省覽也於是給事中許譽卿御史劉
業楊玉珂太常卿胡世賞國子祭酒蔡毅中南京
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撫寧侯朱國弼等
皆交章論劾而御史袁化中言尤切皆不聽道亨
正春毅中譽卿皆先後引去正春禮部尚書也謚
文簡毅中性至孝四歲父病籲天請代母病息求
方盛夏孟水忽凍道亨貞亮有清操官至六卿惟

一箸頭執㲉窮冬無幃妻子拾遺薪爇以禦寒一切贈遺皆拒無所受與鄧以讚袁貞吉號江右三清三人皆江西新建人也以讚官吏部侍郎郎中萬燝又言忠賢罪毒痛士庶感加搢紳生死予奪皆出其手乞加顯戮忠賢矯詔杖殺之燝後謚忠貞忠賢爲立枷有重三百斤者先後死枷者六七十人御史李應昇極言宜罷且言忠賢一日不去陛下一日不安及燝死御史黃尊素言以披肝瀝膽之忠臣殞於磨牙鑢齒之凶豎使人主蒙拒諫之名而已受秉權之實於是乎爲所欲

為莫有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矣會禁中失火漣昱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欲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皆不報初漣將上疏尊素曰一不中吾輩無噍類矣及燝死尊素勸漣去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遂不從

閣臣顧秉謙等以向高等百餘人為邪黨崔維華等為正人進於忠賢俾為黜陟○葉向高罷向高有德量扶植善類既去清流無所依次第戮辱至以編東林百八人繫以宋盜宋江等名目按名黜汰

向高再入相事幼主不能直諫如神宗時能從容

彌縫多所匡救且有智術頗籠絡羣閹忠賢憚其舊臣未敢遽斥逐也楊漣疏上向高具奏稱忠賢勤勞自言盛滿難居宜聽解權以全終始遂數爲忠賢所困今休去臨行上疏言陛下春秋鼎盛情竇方開而天顔似微清減在色寡欲之戒萬不可不留神也又請勿用廷杖勿行內操及省江南織造皆不省時朱國祚史繼偕已去何宗彥亦卒向高旣罷韓爌朱國禎朱延禧皆爲忠賢黨所軋相繼去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同入閣如磐尋又罷去於是在閣者皆忠賢黨矣時有所謂點將

錄者忠賢黨王紹徽所作也以向高比宋江謂之呼保義又列知多星繆昌期大刀楊漣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旱地忽律游大任等皆民間所行水滸傳標號也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也後謚文忠○是歲春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者十日京師地震乾清宮尤甚動搖有聲上驚得疾月餘始瘳

乙丑

○五年崔呈秀復為御史初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呈秀夜走魏忠賢乞為養子遂得免至是復官後晉兵部尚書兼都御史薦引張鶴鳴等陰排異

已羣小並進善類一空

攀龍時左都御史也初呈秀見東林勢盛求入其黨東林諸人惡其無行拒不納至是遂爲忠賢腹心其門如市時附忠賢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目呈秀乃五虎之魁也凡稍不附己及勢位稍軋者輒排去雖其黨亦深忌之魏廣微允貞子也奉忠賢若奴役然時稱外魏公南星歎曰見泉無子南星允貞之友而見泉者允貞號也至廣微昇又上疏請令廣微退讀父書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恨次骨時人務奔競每文選郎出科道

官或邀之半道為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往往逐之去及南星為吏部尚書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皆不敢有所干請至是與攀龍首被劾去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繼之朝著遂大變而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當上初卽位時東林勢方盛凡嘗攻東林及與東林異議者廢斥殆盡識者多憂其過激旣而被斥者往往倚忠賢以謀傾東林而為東林者旣得志又或自相觝排各以所居地分為左右好黨衆之遂一網盡矣

○殺楊漣左光斗等【區註】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

漣等旣去忠賢猶恨甚然未有以發也初歙縣吏
汪文言喜任術負俠氣納粟得監生因交結王安
嘗以計間齊楚浙三黨使自相疑貳遂爲東林所
右頗出入南星漣光斗之門及安掌司禮劉一燝
倚以共事文言又往來交關安旣死文言下吏得
免葉向高用爲内閣中書忠賢黨傅繼梁夢環等
乃相繼劾文言再下獄窮治辭遂連漣光斗等二
十餘人將坐以移宮案徐大化謂忠賢曰坐移宮
則無贓可指不如坐之以納熊廷弼賄也乃復拷
問文言五毒備至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

惕大洪哉大洪者漣別字也乃竊文言而僞撰
爰詞漣等六人皆死鎭撫獄中拷掠之慘古今所
未有皆許顯純所爲也方漣等六人被逮獄中忽
生黃芝六瓣光彩遠映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
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庸有幸乎漣之逮也士民數
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祝生還既死又
徵贓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賣菜傭亦爲之輸助
其節義感人如此光斗之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
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大中子學淨變姓名
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未竟而父死學

洢扶櫬歸晨夕號泣家人以漿進輒哭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漣字文孺湖廣應山人光斗字遺直南直桐城人也朝瑞嘗劾大化化中發崔呈秀奸贓大章欲寬廷弼罪又與大化忤故俱及於禍漣後謚忠烈光斗朝瑞俱謚忠毅大中忠節化中忠愍大章裕愍

評鑑曰說者謂漣等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漣等以伉直為羣小所嫉其借文言不過覓題為發難之端耳塡尸牢獄血骴交橫至今讀之猶為切齒

然諸人正氣凛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
卽所以表章之哉
削趙南星等（原註 孫慎行馮從吾）籍追奪鄒元標官毁天下書
院
時與南星同削籍者又有吏部郎中鄒維璉尙寶
少卿丁元薦御史王允成等維璉允成皆直攻忠
賢維璉疏言漢張讓趙忠唐田令孜我朝王振曹
吉祥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耶又論戍崔呈
秀呈秀得志維璉戍貴州後至兵部侍郎南星字
夢白北直高邑人也與鄒元標顧憲成號爲三君

閹黨言及南星者必稱為元凶竟坐汪文言獄戍代州後謚忠毅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也後謚忠介從吾後謚恭定

○罷遼東經略孫承宗以高第代之第以關外必不可守盡撤錦右（原註：錦州右屯）諸城移關內素崇煥力爭第並欲撤寧前（原註：寧遠前屯）崇煥曰我官此當死此不能奪遂撤錦右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哭聲震野軍益不振

熊廷弼王化貞之入關也議者多欲棄關外崇煥時為兵部主事單騎出閱關內外情形部中忽失之

袁主事不測其所如居旬日還言于朝曰予我軍
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乃擢兵備僉事監關外軍
當是時關外盡爲蒙古窟崇煥行荆棘虎豹中以
夜四鼓入前屯將士莫不壯其膽及承宗督師山
海關崇煥又自請守寧遠於是後金棄廣寧去崇
煥以萬二千人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抵右屯泛三
岔河而還又請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
屯及大小凌河諸城復所失地四百餘里開屯田
五千頃軍聲復振魏忠賢遣其黨數十人至軍前
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忠賢以承宗功高

欲親附之令奉使中官申已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大恨承宗本不附東林及楷師言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皆嘗有勞請免其死朝議大譁於是東林諸言官交章劾承宗會趙南星等見逐承宗請入朝面奏軍機意欲見上論忠賢罪也魏廣微謂承宗將擁重兵清君側承宗故嘗得上眷忠賢亦惡之亟發飛騎止之而崔呈秀等至誣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求去承宗嘗上疏言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指發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通日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勿使文吏用沾沾小見

凌其上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為𠡠復計而已及承宗暬師言者又掎摭小故無虛歲承宗竟去而錦右遂不守矣

謹按熊廷弼去而遼瀋壞孫承宗罷而錦右棄此事勢之至易見者也一時言者雖不以國家事為念獨不畏國家之危而身亦罹其禍哉嗚呼天下之至可畏者莫甚於人慾人慾之可畏者莫甚於好惡之私好惡介於內而朋黨成於外及其黨之既成也茍可以逞吾好惡而快吾黨之私者則雖殺其身亡其國皆有所不顧也夫聲色貨利之欲可以陷不肖者而已至朋黨好

惡之所誤則往往多自號爲淸流者方且自以爲確然不可奪之節至死而莫之悔嗚呼其可懼也哉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黨人宜褒示海內魏忠賢大喜從之顧憲成李三才等皆追削其籍○是歲後金自遼陽遷于瀋陽

丙寅

○六年作三朝要典原註三朝神宗光宗今朝改修光宗實錄原註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施鳳來等副之遂翻三案具揭黨人罪惡原註三案神宗時梃擊事光宗時紅丸事即位時移宮事

要典既成矯御製序冠其首顧秉謙之文也初忠
賢為楊漣等所劾遂惡東林然初無與于三案也
旣而以争三案為東林所斥者悉匍匐歸忠賢同
假忠賢勢以逞其私於是王之寀下獄死孫愼行
戍邊以其首發梃擊紅丸議也而凡以爭三案去
者皆復名用惟御史高弘圖嘗救賈繼春及名至
劾忠賢黨喬應甲得罪去刑部尚書黃克纘議移
宮紅丸皆與東林異又力言選侍無毆聖母事且
曰人謂在神宗時為福藩者非忠神宗旣授先帝
以大位則為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

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爲逆侍者非忠聖母旣
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應傳宮韓之忿
爭尤忠之大也及閹黨作要典推克纘爲首功名
拜工部尚書卽移疾去吏部尚書崔景榮亦嘗爲
東林所劾去者也忠賢歸大宅以待之不赴楊左
之獄力勸魏廣微申救廣微不得已請移付法司
忠賢大怒遂與廣微俱罷史臣曰崔景榮黃克纘
皆不爲東林所與然特不附東林耳方東林勢盛
羅天下淸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
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爲重於是中立者類不

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爲輕重豈篤論哉【謹按】方東林之得志也其舉措固不能盡厭人心然其人則率清修篤行敢言之士也爲君子者知其過而調劑之可也又豈忍舉其黨而攻之以助小人之勢哉愚故曰附東林者未必皆君子而攻東林者則必皆非君子也天啓初年之攻東林者或未必皆小人而其中年以後之攻東林者則必皆小人也若崔景榮黃克纘者委蛇於忠賢之間而無所表見其風節是固東林之所不與也然忤東林於方盛之日而能不攻東林

於既敗之後庶乎其免於小人也夫

○後金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參政袁崇煥大破走之削第麒職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未幾後金主病死

後金自起兵以來未嘗不大捷至是聞孫承宗去大舉來攻崇煥集將士誓以死守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發西洋巨礮後金兵死者無數明日再攻又大敗而去於是錦州中左大凌諸城皆復為中國矣後金謚其主曰太祖高皇帝第四子河干立

謹按金公昌業燕行記言我國人由海路入貢方舟

守遼城中而虜大至一舌官入謁崇煥左右惟稱
賞若干卷寂然無號令時夜半有一將入近前語
不可聞但見崇煥點頭狀已而聞城外砲聲震天
見若人馬飄騰焰燄中或墜城內蓋先埋紅夷砲
於虜兵所屯地也虜猛將精卒殆盡其酋僅以身
免崇煥使人持羊酒慰之曰愼勿復來遂憤恚嘔
血而死云金公生永曆時尚及見明季遺老其所
傳當有據也古之爲史者不諱敗睢水滎陽之窘
司馬遷班固皆備言之淸人始以奔敗爲大恥修
明史者皆不敢直書其事肰其所撰開國方略自

言太祖謂諸將曰吾平日遇敵未嘗敗北何此城難攻如此然則崇煥之功清人亦未嘗掩也而中國之人乃反或掩之嗚呼獨何心哉

○殺高攀龍周順昌等七人【原註】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

魏忠賢矯旨分遣緹騎至蘇州逮順昌居民數萬為周吏部乞命旗校厲聲罵衆憤曰吾以為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擊斃旗校一人餘悉竄走順昌乃自詣吏攀龍聞順昌已就逮卽晨謁楊龜山祠與二門生一弟飮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具衣冠自沈於池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順昌字景文南直吳人也剛方貞介疾惡如讎以吏部員外郎告歸家居魏大中被逮道過吳順昌出餞許以女聘其孫旗校屢趣行順昌瞋目曰歸語忠賢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耶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起元以僉都御史撫蘇松劾中官李實及忠賢黨朱童蒙昌期其素剛直人有言其代草楊漣疏者應昇宗建尊素皆抗疏劾忠賢者也尊素號稱有知慮吳中訛言尊素欲劾楊一清誅劉瑾忠賢益惡之遂幷被逮順昌好爲德於鄉凡有冤抑及大利害輒陳說於官以故民皆

爲乞命旗校擲銀鐺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遂
激衆怒時訛言吳人盡反忠賢大懼及覈倡亂者
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皆挺身自
承臨刑延頸就刃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
好義非亂也聞者爲之流涕五人旣死緹騎亦自
是不復敢出國門矣或謂順昌曰今日之變自公
起公詣獄徒自苦耳順昌嘆曰順昌小臣也得侍
引高公不辱之義乎吾固知必死死則訴高皇帝
速殛元凶耳乃手書別親友而行是日旗校逮尊
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擊其舟沈之旗校泅水遁

尊素亦囚服自詣獄昌期應昇就逮入常州府
署外有數千人喧言忠臣何故被逮知府曾櫻素
有惠政力為之勸諭始散六人皆下鎮撫獄為許
顯純所拷掠相繼死順昌每掠必大罵忠賢尊素
賦詩一章叩首謝君父而死攀龍字存之南直無
錫人也後諡攀龍忠憲順昌忠介起元忠惠昌期
文貞宗建應昇皆忠毅尊素忠端順昌之逮也諸
生朱祖文間行詣京師為納饘粥湯藥及坐誣贓
勒徵又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竟哀慟發病
死順昌子茂蘭當忠賢死後刺血上疏以白其父

寃諸爲忠賢所搆殺者後皆廕其子孫惟芳蘭終身不仕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魏忠賢生祠自是生祠遍天下【目】閻鳴泰建七所於薊遼其頌有民心依歸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宋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疏辭誇揚稱以堯天堯德至聖至神閣臣輒褒答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稱九千歲郡城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卽削籍胡士容不具建祠文耿如杞以入祠不拜下獄皆論死

諸大吏既倡建祠胥豎無賴子借以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者不可勝數諸祠皆務極工巧像皆以

沈香木爲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爲之一祠費至數十萬有一木像頭稍大冠不能容匠人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上冠者抱頭慟哭人知其不祥矣江西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毁周程及澹臺滅明祠以益其地曳澹臺像碎之疏至而毅宗已登極矣汝楨鳴養邦憲等皆入逆案釋士容擢如杞右僉都御史

○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章奏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産麒麟太學士黄立極等言廠臣修德仁獸至

以三殿告成功也皇極殿成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久之始定忠賢先以東廠捕盜功受蔭賞邊境奏捷及築關隘皆歸功忠賢半歲中蔭宗族甥侄二十餘人閣臣擬詔旨必曰朕與廠臣其叙功皆擬九錫文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羽幢青蓋笙鼓鐃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韡袴握刀夾車左右馳及優伶輿皂隨行者動以萬數朝士大夫遮道拜伏呼九千歲忠賢未嘗一顧盼也客氏在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耀路望

若鹵簿至家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
數日不返忠賢必趣之入凡忠賢所逞毒皆客氏
爲內主也忠賢黨旣盛後進者求速化乃復自相
排軋爲銓顧秉謙相繼罷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𣚴
入閣鳳來瑞圖皆忠賢黨國𣚴其同鄉也

丁卯

○七年監生陸萬齡請以魏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
啓聖公持疏詣司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卽夕掛冠去
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釬削籍
未幾上崩不果行萬齡入逆案論死釬後入閣謚
文穆

○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原註時後金圍錦州崇煥遣將救之未至虜兵抵寧遠崇煥大破却之金主僅以身免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復用之臣

是春後金犯朝鮮崇煥遣兵九千逼三岔河以牽制之會已講和乃還及金兵攻寧遠崇煥與滿桂尤世祿祖大壽等力戰大破之而趙率教守錦州亦多殺金兵時稱寧錦大捷及叙功以忠賢為首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而崇煥獨以劾去是歲後金改元天聰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從子良棟為侯伯加師保皆在襁褓中良卿代天子享南郊祭大廟天下皆知忠

賢有逆心

鵷翼之封以寧錦捷功從史部尚書周應秋之請也應秋與少卿曹欽程皆十狗之一也時諸邊總師皆忠賢黨遼薊宣大諸要地悉令中官鎮守又令廠衛廣布耳目有夜飲密室者酒酣謾駡忠賢駡未訖已攝至忠賢所殺之京師亡命無賴之徒挾私讎誣人財媒緝事者至人家突入執訊不用左證得賄滿意則去少不足意榜掠不可堪至死乃已東廠小吏號入罪過曰打事件雖夜深投東華門隙入即屛人達至尊家人米鹽瑣事宮中或

相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其後忠
賢雖誅而告密之風猶不衰遂以至亡國云
○秋八月上崩詔以弟信王嗣位是爲毅宗皇帝【原註】大漸召羣臣語魏忠賢王體乾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曰陛下任賢勿貳敢不仰體及崩廷臣入臨忠賢與崔呈秀密語久之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云
壽二十三明年三月葬德陵【謹按】熹宗之於魏忠
賢惟其所欲爲而未嘗一有誰何然至其欲動搖
中宮以及信王則終不可得蓋其心之所明者亦
未盡爲忠賢掩也余嘗考熹宗卽位時年十六矣
而未曾一日與朝士大夫接亦未曾一日講學以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七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毅宗烈皇帝諱由檢初封信王以遺詔卽位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伏誅上素稔忠賢惡及卽位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之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上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尋與呈秀等並逮忠賢呈秀自縊死戮其屍魏客族黨皆伏誅籍其家罷諸邊鎭守中官

上母劉賢妃也旣卽位追尊爲皇太后謚曰孝純
上五歲失太后後使后母瀛國太夫人指示畫工
圖其像奉諸宮中上望之雨泣六宮皆泣客氏之
籍也得宮女八人于其家蓋將効呂不韋所爲也
○黃立極罷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
貯名金甌焚香拜探以錢龍錫等並入閣
龍錫及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凡六
人宗道景辰亦忠賢黨也明年罷去又明年始定
逆案分六等凡二百餘人頒示天下劉志選田爾
耕許顯純等皆伏誅忠賢之將擒中宮也募人上

疏莫敢應志選以己年老必先忠賢死乃上之得擢僉都御史至是自辨實繼春方督學南畿聞上即位即馳疏首劾崔呈秀且薦韓爌倪元璐上問逆案何不列繼春名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爲眞小人遂贖徒自恨死

○崇禎元年施鳳來李國𣖯等罷國𣖯與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

張瑞圖亦罷劉志選之劾張國紀以撼中宮也國𣖯力言子不可佐父難毋況無間之父母乎又嘗救方震孺以故自顧秉謙已後在閣者皆入逆案

而國楷獨免周道登亦被劾去劉鴻訓坐事謫戍
鴻訓銳意任事斥忠賢黨最嚴黨人方相與搆之
而鴻訓嘗退朝曰主上畢竟是冲主上聞而怒之
遂得罪上時年十九歲矣
○楊漣左光斗等卹贈有差○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加崇煥兵部尚書賜尚方劒崇煥言以臣之力制全
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則已萬里矣上起立
傾聽曰卿勿慮崇煥退又上言馭邊臣與廷臣異軍
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
言一行之微瑕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

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宫者弭變於幾先爭移
宫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及逆璫殺
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創立私編標
題要與盍三議関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
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從之自東林名黨及三案
議興其持論未有如元璐之公者後竟立大節 一
○詔推閣臣侍郎錢謙益謀擯周延儒温體仁體仁
疏訐謙益賄 原注 主浙江試時錢千秋事 上召體仁謙益廷辨罷
謙益
上旣黜閹黨復進用東林而頗疑諸臣朋黨延儒

素無人望而警敏善伺意指方為上所嚮上見其不顧廷推大疑之及體仁許譙益廷臣多攻體仁上益疑其黨而謂體仁孤立於是延儒體仁相繼入閣時韓爌先已在閣而成基命何如寵錢象坤與延儒先後入輔及體仁入爌與李標已去而吳宗達與體仁同入上方懲天啓時政不在上思欲振刷而體仁益導上以操切為務上意遂專嚮體仁矣方言者爭攻體仁上謂爌曰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哉爌曰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職業修

廢而黜陟之耳若戊子妄起於朝端畛域橫分於
宮府非國之福也謙益附東林且以文藝有盛名
然浮薄無器識所著書多循私好惡特體仁挾私
以傾奪故一時公議皆不直體仁云
○陝西饑流賊大起先是喬應甲朱童蒙爲巡撫貪
黷不恤流賊並起攻城殺吏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
徐自定 [illegible] 明年裁驛站冗卒遊民仰驛糈者皆從賊
先是天啓初山西陝西屢有灾異御史吳甡言誅
求之令四出不休人變爲妖民驅爲盜不及今急
加蠲賑收拾人心則妖民齊呼揭竿四起卽良平

韓白亦計無所出矣又曰陛下謂太平可期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又曰陛下患無兵今之刼奪行旅者皆陛下之兵也陛下患無餉今之剝削肥己者皆陛下之餉也朝廷方尊以遠事爲憂不暇省也及應甲撫陝西童蒙撫延綏盜自是始

是歲陝西天赤如血固原兵以鐵餉刼州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州賊飛山虎大紅狼安塞賊高迎祥等一時並起延綏巡撫洪承疇屢擊

破之而會京師方止警山西甘肅勤王兵皆潰與賊合時秦地科歛名目日增吏因緣爲姦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繼貞言延民將盡爲盜請以三十萬石賑之不能從未幾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點燈子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屠陷秦晉諸城堡而延安賊張獻忠以米脂十八寨應之自號八大王上嘗諭山西按臣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之然方東西用兵國計大窘考選守宰先核稅糧不暇問撫字矣

○二年袁崇煥殺毛文龍 先是瀋遼之敗文龍走入皮島招集逃民與登

州爲犄角崇煥素惡之至是斬之

文龍在東江九年屢爲後金所敗唯妄殺平民以徼功朝鮮危不堪其困至是崇煥以閱兵至雙島召文龍與語文龍言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惡之乃伏甲士縛之數其殺降冒功惑軍擁敗侵盜軍糧強取民間子女凡十二大罪而斬之文龍麾下卒數萬無一敢動者於是令棺斂文龍具牲醴哭之爲下淚而去文龍時以左都督爲總兵朝廷不知其罪皆大駭以方倚崇煥故爲下詔暴文龍罪然崇煥禍自此始矣未幾東江亦叛降于

淸

○淸主太宗（原註）下遵化薄京師詔天下勤王召前太學士孫承宗督守京城袁崇煥帥師入援上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淸兵所破隘口乃總理劉策所轄而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會淸人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上信之遂下獄（原註）副將祖大壽何可剛擁衆東走錦州

自寧錦之敗淸人不敢復窺東陲乃從薊門塞外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變卽千里赴救旣戰又殺傷相當淸人素憚崇煥縱所獲宦者爲反間上遽執崇煥下獄及大壽兵潰遠近大震崇煥從獄

中書一片紙召之大壽乃歛兵歸清兵薄永定門經略滿桂欲待援兵稍集中使趣之急不得已力戰與薊鎮總兵官孫祖壽皆死之桂本蒙古人忠勇絶倫寧錦之捷桂及左都督趙率教之功爲多時率教亦戰死於遵化崇煥及二人皆去東事益不可爲矣清兵之入總兵朱國彦死於三屯營巡撫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大球遵化知縣徐澤前任知縣武起潛等皆死於遵化

後金後改國號曰清建元崇德

清始雖改元僭號未純用中國制度常稱其主曰

汗猶云可汗也至崇禎九年始以天子禮詔諸國朝鮮使李廓羅德憲獨植立不拜脅之不肯屈清人亦義而歸之

庚午

○三年清兵東歸孫承宗復永平四城(灤州遷安永平遵化)清兵屢薄城下諸將請攻城清主不許四方勤王兵亦稍稍集乃引兵東下拔畿內諸縣按察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中軍守備程應琦等十餘人皆死於永平良鄉知縣黨還醇教諭安上達香河知縣任先裕灤州知州楊爊等皆死於其守國昌鳳奇上達皆闔門殉難時勤王兵號二十萬皆觀望

不敢戰兵部侍郎劉之綸獨請兵進取上不能給兵召募得萬人以行遇清兵三萬騎諸將約會戰者皆不至自辰至酉矢盡短兵接之綸仰天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天子一軍盡沒無降者而言者已劾其逗留矣之綸字元誠慶西宜賓人也勤王兵至者多剽掠獨河南巡撫范景文所將八千人肅然無所犯遠近恃以無恐清兵向山海關副總兵官惟賢力戰始却惟賢進襲遵化中流矢死之承宗旣復四城旋為言者所論去

○殺督師尚書袁崇煥下前大學士錢龍錫獄遣戍

原註 坐與崇煥通和之議也

初清主之始嗣位也崇煥遣使弔且講和議盖欲以覘虛實且藉以緩兵乘其間修復故疆也及淸兵薄城言者頗以和議爲罪既得淸反間益信之崇煥嘗抵龍錫書議和事龍錫止之上定忠賢逆案龍錫主其事忠賢黨寅緣求進者又數爲龍錫所抑於是皆恨之次骨遂以通款致寇及殺毛文龍爲崇煥罪以及龍錫因爲盡飜逆案地上不悟竟殺崇煥而龍錫繫獄歲餘始戍邊崇煥死籍其

家無餘財天下寃之始淸人所憚者唯熊廷弼及崇煥兩人相繼死天下事遂大去矣一時士大夫亦頗疑崇煥有罪雖東林諸人往往稱崇煥爲逆帥及淸人入中國始自發其用間之謀崇煥寃始大白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人也上懲萬曆以來法紀縱弛頗用誅戮立威是役也以關門失守斬僉都御史劉策山西兵入援最先三日不給餉兵乃大譟而掠巡撫耿如杞亦坐死

○增田賦

以兵食不足也

○四年書文詔敗流賊王嘉允嘉允遁其黨殺之共推王自用爲魁結羣賊高迎祥等衆二十餘萬迎祥號闖王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號闖將自成迎祥甥也善騎射鬪悍無賴犯法當死脫去爲盜至是從賊賊號有曹操老𢌿𢌿滿天星破甲錐獨頭虎上天龍蝎子塊混世王等凡三十六營曹操者羅汝才也是歲河西兵備副使張允登甘泉知縣郭永固僉事郭景嵩鄜州兵備副使郭應響皆抗賊不屈死

○清兵圍大凌城守將祖大壽殺副將何可剛以降

【祖大壽】大壽尋奔錦州

大壽驍勇善戰清人頗憚之守城半歲糧盡援絶而降獨可剛不從含笑而死初袁崇煥嘗言于朝曰臣期以五年復遼專藉趙率教祖大壽何可剛三人力耳清毁大凌城而去時永平叅政張春以援大凌戰敗被執見清主不跪令薙髮不從不失臣節而死其妻翟氏聞春被執自經死朝廷疑春降繫其二子皆死獄中

○上見廷臣競門戶不可倚復遣中官監諸邊以張彝憲總理戶工部尚書閔洪學率廷臣力爭上曰諸

臣若殫心爲國朕亦何藉內臣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中官總理部事魏忠賢用事時例也彝憲按行兩部直踞尚書上工部侍郎高弘圖恥之不肯坐七疏乞歸主事金鉉約諸僚私謁彝憲者衆唾其面爲彝憲所劾去上怒削其籍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日輔趙東曦禮部主事周鑣等皆以力爭中官事相繼獲罪彝憲又請令朝覲官投冊內監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言士有廉恥然後正風俗有氣節然後立事功今使藩臬守令未覲天子之先先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況白晝公庭恬不知怪乎上以越職責之工部侍郞劉宗周亦言小人與中官每相引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無黨中官之君子南京戶部侍郞呂維祺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傅朝佐亦諫不聽於是內侍高起潛行部視師監司以下悉用軍禮見太監王坤至抗疏劾閣臣吏部尚書李長庚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論輔臣者否上不悅

○登州遊擊孔有德叛陷山東州縣尋降於淸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麾下也將兵赴救大凌至吳橋兵變遂叛陷登州及新城平度諸州縣總兵張可大遊擊陳良謨平度知州陳所聞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知黃縣吳世揚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判官蓬萊張瑤等死難者數十人萊州知府朱萬年爲賊所擒令至城下誘降乃大呼曰賊精銳盡在此急發礮擊之遂爲賊所殺而賊亦多中礮死者山東巡撫右副都御史徐從治守萊州四月亦中礮死山東大震至六年春巡撫朱大典討九成斬之山東始

平大典之復登州也用劉良佐轟城策轟城者穴城置火藥火發而城崩也有德仲明由海路遁去降清與廣鹿島降將尚可喜皆爲大帥清人所謂三王者也有德等導清兵陷旅順總兵黃龍遊擊李維鑾尚可義等六人死之

壬申

○五年流賊連年陷山西州縣犯畿輔河南賊蹦全晉殆遍故參政澤州張光奎及兄光璽等死之知遼州卞足章行人楊于楷主事張友程副使和順蔡濟衆平順知縣徐明揚主事盧氏李中正寧晉舉人李讓河南人馬足輕劉君培傅世濟皆以布衣或聚衆拒戰或罵賊死之許輝馬山李登奎裴君合張我正張

我德孫挺生李佩玉劉時寵足輕君培又皆以孝友著稱世濟
代兄死者也時賊勢大熾唯延綏總兵曺文詔大
小數十戰所向克捷賊魁點燈子李老柴掃地王
獨行狼混世王滿天星老𤟹𤟹皆授首陝西山西
賊略盡方移兵入河南而巡按御史劉令譽與文
詔有隙遂捃他事劾之兵部遽移之大同於是賊
復橫行無忌矣○是歲追冊我 元宗爲恭良王

癸酉○六年周延儒罷初錢謙益之罷延儒先入閣授入溫體仁復相惡體仁乃嗾言官劾延儒延儒乞休去之

先是成基命以救袁崇煥被劾去何如寵錢象坤

亦相繼罷鄭以偉徐光啓入閣未幾皆卒及延儒
去體仁爲首輔而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入閣應
熊體仁黨也如寵性孝友操行恬雅上欲隆素崇
煥以如寵言止免死者三百餘口時宗室嫁娶皆
請于朝而後行貧者以無賄爲禮部所格往往白
首不得匹耦及如寵爲尚書一時得成婚者六百
餘人光啓頗自負經濟才尤精於曆數今世所行
時憲法出於西洋實光啓所傳也初太祖定制宗
室雖百世皆有封爵祿賜命名必以請婚葬皆仰
於官不得仕宦及爲農商其後宗支日繁至嘉靖

中天下之賦歲輸京師者四百萬石而一歲宗祿反至五百餘萬石於是多爲條格以裁其費至限其生子之數諸藩子孫多貧窶不能自存當是時太祖苗裔無慮數萬而居王子孫在河南一府者爲三萬二千八百餘人其行乞市井餓死道路者不可勝計萬曆中因鄭世子載堉言始許其應擧仕進然至老不得命名及婚娶者尙以千數其弊遂與國相終云

謹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帝王之道如四時之相推欲雖堯舜禹湯之所作爲未有能久而不窮窮而不變者也明季宗室之

弊亦可謂竆矣而一時經國之士隱憂嗟歎未嘗
敢少言變通豈其智之不能及哉高皇帝之訓有
曰後世人臣敢有議更祖制者以奸臣論誅其身
而孥其家嗟呼高皇帝之意特慮夫浮淺喜事之
徒輕變舊章耳豈知其積弊之極至使其子孫爲
王侯者行乞饑莩而莫之救哉雖然高皇帝首禁
宦官識字而司禮之權重於內閣焚錦衣衛刑具
而鎭撫之獄荼毒搢紳迄于啓禎之季則高皇帝
之遺法存而不變者亦無幾矣盖祖訓之設適足
以縶君子之手足耳若夫權臣憸人骫法而行其

私者亦非高皇帝之所能逆禁也

○流賊屢敗詐乞降會天寒水合賊徑渡河陷澠池諸縣遂犯湖廣李自成始別為一軍時河南巡撫元默及諸將左良玉李卑艾萬年湯九州鄧玘賀人龍猛如虎虎大威等連破賊有功玘射殺王自用賊方大慼而諸將皆無所統屬且以宦寺監軍多解體及賊乞降因監軍以聞于朝諸將皆不敢擊遂縱賊渡河而川楚皆受其禍矣是歲又用張彝憲言督積年逋欠一千七百餘萬民益大困

○七年以陳奇瑜總督軍務討流賊大破之圍李自成於車箱峽賊僞降奇瑜悉縱遣歸農賊纔出峽口復叛陷州縣下奇瑜獄以洪承疇代之

奇瑜初爲延綏巡撫上疏極言饑荒盜賊狀詔免田租乃分遣諸將斬賊首一百七十餘人於是延綏無盜奇瑜威名大震遂拜兵部侍郎盡督諸將與僉都御史盧象昇轉戰鄖襄間大破賊斬獲無算於是湖廣賊亦略盡自成及張獻忠皆遁入車箱峽峽四山巉立可入不可出山上人下石投炬火且以巨石塞其口大雨二旬賊弓矢盡脫馬死者

過半路絶無所得食朝暮且盡殲而奇瑜意輕賊
遂盡縱賊三萬六千餘人於是陝西河南復盡爲
盜藪矣奇瑜坐戍邊賊之犯楚蜀也䕫州同知何
承光保康知縣方國儒等死之興山知縣劉定國竹溪訓導王紹正
大寧知縣高日臨訓導高錫巡檢陳國俊郭纘化指揮王永年田實守備郭震辰穀城舉
人常存畏爲賊所𢭃欲以爲帥罵不絶口而死其
入陝西也固原道御史陸夢龍與游擊賀其勳都
司石崇德力戰死副總兵楊正芳及部將張正選戰死于雒南知州婁
琇山陽知縣董三謨等罵賊不屈死之崇信知縣龐瑜隆德
知縣費彥方甘泉知縣蒲萊舉鳳縣主簿吉永祚教諭李之蔚鄉官魏炳耀州諸生宋緒陽三

謨閭門皆殉麟游知縣吕鳴世拊民有恩賊不忍
害鳴世不食六日而卒是歲清兵亦犯宣府大同
保安知州閻生斗等死之判官李師聖訓導張文魁吏目王本立寧卯知縣蔣秉采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彦武馬如豸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
○八年流賊陷鳳陽焚皇陵留守朱國相等戰死報
至上素服避殿
賊大掠江北州縣知潁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諸
生劉廷傳白精忠檀之槐李悳 唯韓光祖楊于世
熊叶夢韓定羡及心唯子愚等死難者凡一百三
人故尚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與其弟雲南副使鶴

騰其子大同皆罵賊死婦人殉節者三十七人闔城中無一人向賊乞憐者穎州忠烈一時稱獨盛其陷霍邱也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等六人死之及陷鳳陽知府顏容暄等死者百七人推官萬文英子元亨年十六代其父就禽而死知和州黎弘業真陽知縣王信故參政廬江盧謙故御史知和州馬如蛟霍山教諭龔元祥及子炳衡等死江北知蘇縣嚴覺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和州判官錢大用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州人張元貞張時行卜讀卜志霍山訓導姚允恭廬江舉人張受畢尹周蕭縣鄉紳任之彥諸生孫思謙等六十八人知陝州史記言指揮李君賜等死

河南訓導王誠心鄉官張敏行姚良弼楊道泰阮我疆陳三元盧氏知縣白楹澠池知縣李邁林羅田知縣梁志仁等死湖廣典史單恩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盧大受謙信志仁死尤烈如蛟與弟如虬如虹凡闔門十四人皆殉而元祥父子俱罵賊不屈霍山爲建祠祀之命曰忠孝先是温體仁嘗謂人曰流賊癬疥疾不足憂也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請移巡撫防護陵寢體仁不用及鳳陽陷給事中許譽卿劾體仁玩寇失事上不聽但斬漕運都御史楊一鵬一鵬時在淮安去皇陵實遠也譽卿尋亦削籍倪元璐上言陛下下詔罪己然皆空言也民之最苦

無若僱科今追數十年之逋部文一下寃號四徹及今不圖必至刀劒多于牛犢阡陌浚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誅燐燹之區哉不聽

○流賊分路會鳳翔艾萬年戰死曹文詔憤甚以三千人戰斬首五百追北二十里賊數萬合圍文詔徒步轉鬪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

文詔大同人忠勇冠時號爲明季良將第一時人語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及死賊中相慶副將柳國楨與萬年同死弟文耀後亦死忻州城下賊復掠陝西知隴州胡爾純等死之咸陽知縣趙躋昌扶風知縣王國訓主簿

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論張弘綱訓導陳繻延長知縣萬代芳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故知府華陰楊呈秀故學正膚施孫仲嗣闔門十餘人皆殉難

○文震孟入閣震孟於講筵每因事規諫疏陳致亂之源切中時弊入閣與溫體仁不合尋罷吳宗達罷震孟與張至發入閣及震孟罷王應熊何吾騶亦相繼去震孟字文起南直吳人也其曾祖徵明以文雅有盛名書畫徧天下獨不及中人張孚敬楊一清欲交驩皆不可得也熹宗時震孟為修撰上疏言陛下昧爽臨朝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耳又曰祖宗之朝君

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閭閻隱微情形畢照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鵷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也陛下之精神旣與羣臣不相浹洽則必與天下不相昭融耳目之所觸發德性之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矣時上方觀劇魏忠賢謂震孟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韓爌力救免及復起侍上講上足偶加膝震孟讀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上足上卽爲引下閣臣初被命每投刺司禮大閹震孟獨否及罷歷三月矣

○以盧象昇總理江北等五路軍務討流賊
象昇雖文士善射能治兵每臨陣身先士卒嘗失
馬步鬪賊皆披靡相戒不敢犯盧廉使至是以兵
部侍郎督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尋又兼山西
陜西屢戰皆大捷嘗上言賊橫而後調兵兵集而
後請餉餉旣已後矣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是八年
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臺
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
長材從何展布識者以爲切中時病

丙子

○九年流賊復入陜先是洪承疇破之又爲盧象昇

所敗精銳幾盡至是李自成復大敗官軍賊勢復振象昇破賊於滁州城下逐北五十里賊屍填滁水爲之不流又與祖寬祖大樂等連敗之朱仙鎭七頂山而河南大饑軍乏餉方洶洶會有北警象昇寬大樂皆入衛賊益大肆副總兵湯九州力戰死于嵩縣賊之犯湖廣也應城知縣張紹登等死之訓導張國勛副將鄭祖禹故知府饒可久明年復掠湖北知隨州王燾廣濟典史魏時光皆力戰屢破賊燾力竭自經死賊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屍又直立不仆賊見者皆駭走時光亦被執死之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上大學士錢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簡虛平上優荅而意不悅會有言括江南富戶者士升疏陳不可上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乞罷許之御史詹爾選言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上行一切苟且之政上面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姑留臣言以爲他日思上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爲民

武生李璡請括富戶匿者許人告訐籍沒士升言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水旱則出錢粟寇警則助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也議一倡無賴

亾命將相率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行於已清下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爾選言人臣固不敢沽名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時林釬先入閣尋卒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同入逢聖與熊廷弼同里而少不相能督學御史熊尚文嘗曰熊生干將莫邪也賀生夏瑚商璉也及廷弼下獄逢聖在翰林與同鄉官具揭白其冤曰此國家大事吾敢以小嫌介耶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樑文出逢聖手忠賢大喜謝逢聖曰

誤矣此借銜陋習耳忠賢咈然去翌日削逢聖籍
及在閣溫體仁方用事不能有所爲也
○淸兵入塞逹下畿內州縣詔徵諸鎭兵入援淸兵
尋歸
是歲淸始建國號盡並蒙古諸部遂入喜峯口巡
關御史王肇坤主事王一桂趙悅等死之保定通判王禹佐判官胡惟忠守備成貞吉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吏目郭永順義知縣上官藎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寶坻知縣趙國昌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安肅知縣鄭延任教諭耿三麟定興教諭熊嘉志一桂闔門二十七人皆從殉定興
之陷也縣人故少卿鹿繼善故知州薛一鶚亦以

捍城死之繼善字伯順魏大中左光斗周順昌之獄繼善與其父正皆爲之捐貲輸贖以義聞天下及死謚忠節

○孫傳庭代洪承疇巡撫銳意滅賊擒高迎祥獻俘誅之賊黨乃推李自成爲闖王

傳庭屢戰關陝間斬賊渠魁甚衆會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條上方略加派至二百八十萬傳庭移書爭之曰民力竭矣恐賊未盡而害於國家遂與嗣昌有隙

○唐王聿鍵起兵勤王詔切責廢爲庶人幽於鳳陽

王嘗論溫體仁至是竟得罪

○侍郎劉宗周屢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溫體仁所忌去閒京師被兵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上怒削籍爲民

宗周初以忤魏忠賢削籍及上即位起爲順天府尹上疏言陛下勵精求治然程効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歛之政所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

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矣又曰陛下求治之心失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壅蔽尋復力爭宦官監軍及詔獄之弊有曰議法者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為忠直蒼鷹乳虎且接跡於天下矣又曰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輔臣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體仁已不悅及毋召欲令輔政宗周又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請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脉上問兵事對

曰禦外以治內爲本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上迂其言但以爲工部侍郎又言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衛士而堂廉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至是竟以論體仁得罪然上嘗思之曰安得淸正敢言如劉宗周者及體仁去久之擢爲左都御史崇禎之季寇在肘腋朝不慮夕治軍籌餉之事皇皇乎日不給矣而天子之問兵事也劉宗周乃以堯舜之政對固宜其以迂濶也然余嘗觀毅宗之世將帥非無人也

戰士非不多也軍食非不給也其所以憂勤而不見功者上有猜克之心下多刻核之政士無以展其用而民無以結其心耳嗟呼一時進言之士抵掌鼓脣自以爲奇謀者亦多矣以發隱爲綜明以辦財爲幹濟以深刻爲奉法以苟且爲識時彼固所謂切近適用之才也其成效亦安在哉夫任賢勿貳者堯舜之心也臨下以寬者堯舜之政也罔咈百姓者堯舜之心也同寅協恭和衷者堯舜之政也嗚呼誠爲宗周果适哉

○十年溫體仁罷體仁在閣八年恩禮無比日與異

己者爲讎所中傷者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亦不可勝計上謂孤立言者或至杖死

體仁之始用也職方員外郎華允誠言體仁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忤旨奪俸最後給事中傅朝佑劾其六大罪且有曰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上怒下吏後濟兵薄京師又從獄中上疏寇退責杖死給事中黃紹杰李世祺論體仁語亦激切皆貶官世祺又屢諫中官出鎮曰魏忠賢盜弄神器聖天子躳翦除之而奈何復躳自

路之不聽體仁頗廉謹苞苴不入門而專以刻核
迎上意上時下詔寬恤體仁輒格之少得縱免者
又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之語不宜宣洩凡閣揭
皆秘之以滅跡其所引皆庸才冀以形己長爲固
位計國事遂日非矣

至是張漢儒許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擬旨
逮治謙益求解於太監曹化淳體仁請並罪化淳化
淳方被上眷自請案治得體仁及漢儒密謀上命漢
儒立枷死體仁引疾乞歸踰年死

式耜謙益門人也化淳遂提督京營

評鑑曰體仁

之姦眾廷臣積年所不能摘者亦一寺人不轉瞬
而逐之體仁固不足道若當日黜陟大權偏倚中
官毀譽可勝歎哉○體仁既罷劉宇亮傅冠薛國
觀入閣未幾黃士俊張至發賀逢聖孔貞運皆相
繼罷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方逢年范復粹入閣
冠及逢年不久亦罷冠後殉節時輔臣雖多唯國
觀嗣昌為上所任餘皆碌碌充位而已初嗣昌父
鶴為陝西巡撫諸降流寇甚衆既而皆復反鶴下
獄當死嗣昌三疏請代鶴死得免嗣昌有口辯
多識故事為兵部尚書銳意振刷所奏請上無不

聽曰很用卿睽嗣昌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
十萬爲大舉平賊計號爲十面張網賊頗懼張獻
忠允大寇會嗣昌所任總理熊文燦力主招撫獻
忠及劉國能李萬慶等渠魁十餘人皆降未幾皆
反去大掠賊勢復熾唯國能萬慶爲朝廷效用後
皆爲賊所擒祐解詹起陸王戩周嘉方等十三人
不屈死初將增餉下詔加賦有曾累吾民一年除
此頑兇大憝諸既而賊久不滅而所增者不可復
減嗣昌復建議增七百三十萬謂之練餉民益不
堪命矣給事中左懋第言臣督催漕運見山東人

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而河南乃至百五十兩饑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爲不流每問民疾苦皆言三年以來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奈何使衆心已解一至此乎至李年上猶以餉不足爲憂給事中吳甘來言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此恐非無餉之患也宜急輕賦收人心上領之然事已不可爲矣

○李自成犯四川

是歲張獻忠羅汝才等諸賊犯安慶南京大震中軍守備陳于王副將程龍潘可大等八人皆力戰

死百戶王弘祚被執罵賊死之又掠江北知鄧州孫澤盛等死之同知薛應齡盱眙知縣蔣佳徵潜山巡檢吳暘春都司王寅守備陳正孚潛山民張清雅守父殯不去而死其子超藝年十六求代父不得亦死自成之犯四川也總兵侯良桂戰死知劍州徐尚卿等死之昭化知縣王時化吏目李英俊郫縣主簿張應奇金堂典史湛孟科紫陽典史何宗孔商南典史賈儒秀自成陷蜀中邑三十六爲洪承疇曹變蛟所敗而遁○是歲淸兵入朝鮮圍南漢山城詔登萊總兵陳洪範帥師救之至皮島而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淸執平壤府尹洪翼漢校理吳達濟尹集以去以其爲中朝

倡義斥和也後皆死之世稱三學士

明

○十一年清兵入塞京師戒嚴詔起復盧象昇督兵入衛象昇至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象昇主戰起潛與內閣楊嗣昌主和議不合清兵三道南下幾輔城四十八前大學士孫承宗死之

承宗字稚繩北直高陽人也五子鈐鑰鈰鋡鎬從子鍊及孫五人從孫六人皆戰死承宗有文武才出處進退大節凜然嘗言附小人者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皆君子紅丸之案與東林諸人異論及魏忠賢逐東林乃抗疏言臣孫愼行之所取士而

高攀龍趙南星之所嘗薦引也義不當不言以荅客每歎曰登朝十六七年見幾番輪回矣其奈人才國運何哉其以大學士督師也置酒別親賓獨飯粗糲客曰餙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承宗謝曰自吾釋褐而朝廷多故恐一朝當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今十九年矣弘光中謚文忠 **史臣曰** 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閹竪斗筲後先齮齕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是役也知灤州孫士義任邱知縣

自慧元故按察使任印李禎守故知府臨城喬若雯等皆殉難以郎知縣黃承宗靈壽知縣馮登鰲文安知縣王鑰知蠡縣王釆新河知縣崔賢益山知縣陳誌固城知縣王九昌知青縣張文煥與齊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織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鉅鹿教諭唐一中故貞外郎青縣李崇德靈壽耿蔭樓及子參故知縣高陽魏克家隆平舉人堇柿諸生桑開基士義慧元一門皆殉故兵部侍郎靈壽馬從聘年八十一與其三子皆自縊死明年春下山東州縣執德王由樞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巡按御史宋學朱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等皆死流運使唐世熊濟南知府茍好善同知陳虞胤通州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兵部主事劉大年臨

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平知縣黃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知邱縣高重光故御史恩縣李應薦舉人歷城劉化光及子漢儀譙一門宗族僕妾同死者四十餘人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自成從數騎遁關中賊略盡河南賊亦爲孫傳庭所敗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賊遂不可制

傳庭方蹙賊于閿鄉靈寶山間楊嗣昌熊文燦主招撫檄令毋進兵傳庭不得已而退及入衛嗣昌欲撤秦兵守薊門傳庭不可曰是代賊撤兵也不聽傳庭求陛見又不得乃乞罷上怒下獄時自成

以十八騎竄商洛山中或言其已死官軍遂不以爲意及聞張獻忠復反始復出

○山西告警盧象昇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兵不救象昇力戰死

象昇雖號爲督天下援兵然所領卒僅五千又不給餉淸兵四集而將士皆饑甚象昇自知必死晨出帳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今日之事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編修楊廷麟上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指楊嗣昌也嗣昌恚令以兵部主

事贇畫象昇軍象昇與清兵遇大戰一日身中四矢三刃手擊殺數十人而死麾下楊陸凱伏其屍上背負二十四矢亦死嗣昌猶疑其不死有邏卒俞振龍者歸言其死狀嗣昌怒鞭之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天下聞之莫不恨嗣昌者有詔驗視廷麟求其屍戰場猶麻衣白網巾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衆皆羅拜畿民聞者皆哭之失聲嗣昌敗乃賜祭贈官後謚忠烈象昇字建斗南直宜興人也象昇嘗三受尚方劍未嘗戮一褊裨愛才惜下如不及一死時年三十九弟象觀

從弟象同及部將陳安僕顧顯皆先後殉難一門
赴義者凡百餘人明年淸兵出塞去

庚辰

○十三年流賊羅汝才犯夔州石砫女官秦良玉連
敗之

良玉邦屛之妹土官馬千乘之妻也善騎射饒膽
智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遠近憚之號爲白桿兵
京師之圍提兵數千里勤王前後戰功爲諸將冠
封夫人爲總兵官時左良玉亦大破張獻忠於達
州之瑪瑙山擒其妻妾斬賊魁掃地王等十六人
獻忠遁入興歸山中使人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

見重耳良玉乃緩之使得去楊嗣昌督師在重慶九檄名良玉兵不至獻忠遂東出擾襄漢間矣獻忠之復反也御史林鳴球將軍羅岱穀城知縣阮之鈿等死之（賊之入蜀也楚將汪之鳳蜀將張令総将劉士杰游擊郭開猛攝黃安縣事郝景春及其子鳴鑾僕陳宜主簿宋邪開守備楊道選先捷等皆力戰死）良玉之捷也陝西總督鄭崇儉實統諸軍三日五捷威名大震及還關中獻忠始破官軍而上責崇儉擅還殺之天下冤之

○薛國觀在閣與楊嗣昌用事請借助戚畹以充國用勳武淸侯李國瑞金四十萬國瑞無以應奪爵悸

死【源註】國瑞乃神宗太后兄孫也會皇五子病死宮中言太后降神言上薄於外戚諸子當夭折上懼悉封國瑞子盡還所納金追恨國觀至是東廠發其受賕且爲言者所劾遂賜死

國觀爲首輔導上以深刻一如溫體仁所爲然其才智操守皆不及也國觀既得罪去將出都車重纍纍竟以是及于禍先是劉宇亮程國祥已罷蔡國用辛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相繼入閣明恭尋罷時在閣者多非人望而演尤庸鄙上欲簡輔臣每親發策觀其所條對而用之演結中官密探上所問數事及對稱旨遂被擢

○楊嗣昌招諸賊李自成出嫚語官軍圍之自成大困欲自經圍者懈自成乃走時河南妓紅娘子作亂擄舉人李信往歸自成(原註 約爲兄弟改名巖)舉人牛金星又歸自成爲謀主卜者宋獻策上圖讖(原註 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說自成勿殺人賑饑民復造謠詞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者日衆

時國用大匱徵餉日急而是歲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皆大饑人相食巖爲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於是民爭從賊自成犯河南知汝州錢祚徵宜陽知縣唐啓泰等死之(永寧知縣武大烈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

正己百戶孫世英治中張讃及其子學生禧延偃師知縣徐日泰寶豐知縣朱由椷知密縣朱敏汀密人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前二年殉難者信陽州百戶葉正芳汝寧舉人王調鼎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甲義民馮元之兄弟是歲雲南土酋攻維摩州副總兵何天衢死之先是三年武定府同知楊于陛亦殉於土酋之難

辛巳

○十四年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先是援兵過洛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城陷維祺不屈死賊殺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

福王之死也有兩承奉伏屍哭賊捽之去不肯曰

頭乞一棺收王骨雜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旣殯兩人皆自縊于其傍世子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縊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外執事官焦如星張鳴臯杜一經等四十七人亦皆死之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也維祺旣勸王不見納乃盡出私廩振濟及城陷賊有識者曰子非振饑呂尚書乎可速去維祺不應望見王被執呼曰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於賊遂延頸就刃後謚忠節弟知縣維結及河南知府亢孟檜王蔭長等皆死之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擧人來秉衡張民表荀良翰待詔郭顯星

孜知府楊崒故知縣劉浛奕韓金星行人王明敫推官黨克念靈寶知縣朱挺嵩縣舉人王翼明孟津布衣孫挺生新安布衣馬明山李登英賊攻開封周王恭枵急發庫金募死士固守七晝夜不下賊乃解去賊魁左金王等陷英山灊山知縣高在嵛李孕嘉等死之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參議張克儉等死之楊嗣昌聞襄陽洛陽陷憂懼不食死初嗣昌鎭襄陽賊降者處房竹山中連營數百里克儉曰此放虎自衛也嗣昌不聽至是與推官鄺曰廣等皆死之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民安獻忠遂躪湖北知隨州徐世淳固守月餘援兵不至力戰死之其子

肇梁及僕妾從死者十八人判官金高商城知縣盛以恆及縣人故副使洪允衡檢討馬剛中等亦死之教官段增耀擧人余容善諸生盧照德等七人以恆孫覺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信陽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開州人故知縣張映宿州光山典史魏光遠典山典史張達都司徐日耀泌陽知縣王士昌姚昌祚典史雷晋暹武職王衍范海成錢繼功故副都御史楊所修與魏忠賢黨入逆案至是亦罵賊死上用法嚴十年之間斬總督七人十三年薊門濟南之陷一日戮大吏三十六人嗣昌實主其議至是自知不免乃自殺嗣昌少有才而忮克好自用在軍中躬親簿書諸將進止千里取裁屢失機會諸將貿

人龍左良玉等又驕蹇不亟奉命竟以此敗然賊亦頗憚之獻忠之襲襄陽也執襄王飲之酒曰吾所欲斷者嗣昌頭耳顧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後陷武陵焚嗣昌柩斷其屍見血而去

○召周延儒復入閣遂反溫體仁所爲中外頗以爲賢

初延儒頗從東林遊其所取士張溥倡復社以繼東林有盛名士大夫間延儒旣失勢溥說之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得賢聲延儒然之溥友吳昌時

爲交關中官得復召乃溥榮躅逮稍郵饑荒召還言事得罪諸臣於是劉宗周黃道周范景文倪元璐鄭三俊等皆復起用一時翕然稱之然延儒素無才畧門下客多貪緣爲奸利昌時自謂有功東林而尼倚延儒勢通廠衛把持朝權宗周等復以言事去延儒亦不肯救也時范復粹已罷而延儒與賀逢聖俱召未幾魏藻德謝陞張四知與逢聖皆罷蔣德璟黃景昉吳甡入閣甡巡撫山西屢殲巨寇每行軍樹二白旗脅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者即免死全活甚衆及輔政頗得延儒力而與延

儒各樹門戶唯德琛鯁直無所比初道周爲中允上疏極論時弊有曰陛下欲整頓紀綱諸臣用之以摧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又曰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又曰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又曰通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又曰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

此南北交訌奈何與亦并細民修睚眦之隙乎竟
蓋諂延儒及溫體仁也再得罪斥去又以論楊嗣
昌奪情坐罪幾死至是始復官
○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總兵猛如虎憑城拒
戰及城破猶短兵大呼北面叩頭稱力竭遂被殺
如虎本塞外人也時自成勢日盛圍陝西總督傅
宗龍于新蔡諸將多遁去宗龍謂麾下曰吾老矣
不能効他人捲甲走也力戰殺賊千餘竟被執至
項城城下紿令開門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
墮賊手今左右皆賊也遂大罵賊而死先是安邦

彥之亂宗龍巡按貴州功最多坐小故廢者幾十年及蜀亂上歎曰使宗龍撫蜀當不至此乃召用及爲兵部尚書與楊嗣昌忤所言皆不用又坐小故繫獄二年至是始自獄中起用而事已不可爲矣宗龍字仲綸雲南昆明人也謚忠壯賊攻南陽登城知府顔日愉擊殺之殆盡日愉亦死城上是冬再攻陷之故總兵劉光祚等死之右參議艾毓初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賊連陷十四城知鄧州劉振世知許州王應翼等死之舞陽知縣潘弘及子澄瀾鄧州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廕孝錫諸生丁三綺等六人鎭平知縣鍾其錫內鄕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謨許州都司張守正等十

人鄉官魏完真等九人諸生李文鵬王應鵬等百六十一人典史杜邦舉及義民死者五百餘人通許知縣費曾謀商邱知縣魏令望洧川知縣柴薦梩尉民知縣楊一鵬新鄭知縣劉孔暉商水知縣王化行姚文衡河南僉事李乘雲臨潁千總賈蔭序長葛典史杜復春知葉縣張我翼新野知縣陳公卯茂表扶溝舉人劉恩澤舞陽諸生陳豫抱兄弟妻子凡九人內鄉諸生許宣兄弟妻妹凡七人偃師諸生武同芳張一鵬牛一元等十五人及張毓粹一門九人唐縣諸生許日琮長葛舉人孟良屏等十一人諸生張範孔等五十九人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鄢陵知縣劉振之城陷秉笏坐堂上賊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而死發其篋有一小簡乃不貪財不好色不畏死三語也是歲張獻忠為左良玉所敗以數十騎投自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以分官

軍兵力乃陰與五百騎使遁去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七